

城市「桥下客」，「零工」何依归

编者按

本报今起推出“民生体验”栏目，记者作为亲历者，深度体验特定职业或行业，通过第一视角的观察、感受和记录，呈现行业的真实生态、运行逻辑与社会价值，挖掘从业者不为人知的故事与细节。



民生体验

□ 本报记者 张瑞雪 赵浩然 赵雅南

“在劳务市场扎下根来，少说也得熬一年，这里也是个圈儿，没你们想得那么简单！”隆冬的清晨5点，在济南市最著名的零工聚集地——全福立交零工市场，54岁的邓双身披军大衣，双臂紧紧揣在胸前，话音未落，嘴边已呵出一道绵长的白雾。

此时，全福立交桥下已挤满了裹着深色棉服的零工群体。济南市济阳区、德州市禹城市等临近县（市、区）驶来的面包车“班车”接连到达，在桥下排成长龙，更多的人下车，加入立交桥下等工的人群。

邓双手指快速滑过手机上的微信界面，密密麻麻的招工群最近鲜有动静，老板们询问的电话也很少打来。

“黏黏胶”拿到50元日结工资

“别人叫我‘黏黏胶’，爬上人家车不下来！”55岁的刘恩芳把工友打趣的绰号视为夸奖，没觉得这个绰号贬低了自己。她身形瘦小，头巾和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。

55岁，是一个在零工市场颇为尴尬的年龄。即便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，对本地情况较为熟悉，刘恩芳在招工上并无优势，“家政、保洁，咱都能干，就是过了55岁，人家咋都不要咱。”在招工方对女性零工的要求中，年龄近乎“压倒一切”。

在全福立交零工市场，最吃香的零工无外乎两种：技术工种、50岁以下的人。地理空间也有明确“领地”，不同方位的角落按工种被瓜分，瓦工、漆工、木工、水电工等分别聚集在一起，他们通常在清晨五六点钟就能第一批坐上雇主的车，奔赴工地。熟悉的老板有时一个电话直接“摇人”，他们便无需在街边“趴活儿”。

此前，凭借一技之长，技术零工每日薪酬可达350-400元，这几乎是全福立交的工资“天花板”，只能干零散简单活计的小工对此眼热不已。事实上，仅能清洁打扫、搬运装卸的小工才是这里人数最多的群体，他们出售体力的报酬通常为每天150元。

“昨天那个活儿，只给了50元，我连买饭的钱都挣不出来了。”刘恩芳抱怨行情持续走低，现在一天200元钱就能招到熟练技术工，普通保洁工作的报酬更遭压缩。

因为人多活少，“内卷”不可避免地发生且愈演愈烈。一旦有招工车辆停下，零工们便争相钻进车里，挤不进去的，就扒住车门反复交涉。

招工价格越低，但没人舍得转身离开。钻进车里就代表有机会，像刘恩芳一样的“黏黏胶”越来越多，他们渴望用近乎耍赖的方式获得一天的工作。

有一次，招工方甚至作势要打电话驱赶“黏黏胶”，刘恩芳嘟囔着，“就是吓唬人，我不怕。”

吸纳零工最多的行业无疑是建筑业，出工机会与地产、装修行业的“行情”密切相关，每年5月至国庆节后为明显旺季，“新项目上的多，天气不错，装修的人家也多。”邓双在用工旺季“打楼”，也就是将沉重的沙子、水泥等建筑材料搬上搬下，一天最多赚过300元。

邓双曾在老家黑龙江的工厂拥有一份固定工作，效益不济后被迫转入零工行当，多年行走“江湖”经验老到。

2020年，邓双从哈尔滨劳务市场

一路辗转“漂”来全福立交。在他看来，这里五年前“天天有活儿”，但现在“两三天都见不着活儿”。

在邓双这位经历过其他城市发展周期的资深“济漂”眼中，行情之所以明显下滑，还有一层重要因素是：发育日趋成熟的城市自身，已经走过了大开大合的建设期，迈入细水长流的维护期。

“大兴土木的时候已经过去，我打电话问老板啥时候有活儿，老板说他没活儿。”邓双说。

被沥青烫伤也没得到任何补偿

每天一早，在月租350元的10平米出租屋里醒来时，从泰安来的赵庆就开始盘算一天的账：吃饭30元，交通费2元，其他尽量缩减。若找活顺利，一天能攒下200多元。等到1月末，就可以回家过年了。

相比之下，入夜便辗转在宾馆长廊和医院大厅的刘恩芳，在住宿上没花过钱。她说，她在济南市天桥区药山乡的村中有间小平房，拆迁重建后“还没挣出上楼钱”。子女均在济南西部城区上班，家中也不宽敞，去了也只能打地铺，还不如在开足暖气的公共场所过夜，“咱不给娃添麻烦。”刘恩芳咧咧嘴笑笑。

邓双爱喝酒，他解释说自己这是为了解乏，“浑身酸痛，喝点儿酒能缓缓，晚上能睡着觉。”在这里，他交到了不少能一起同桌吃火锅的朋友。话锋一转，他又抱怨起最近青菜价格上涨，想吃得便宜也不容易做到了。

前些日子，赵庆倒是得了一笔“意外之财”。他从脚手架上意外摔下，手腕骨折。尽管没有签订任何合同，老板还是私下赔了2000元误工费，“十多天就没事了，这都是轻微小伤。”赵庆得意地满足。

来自济阳的王秀英就没这么“幸运”。一次，在楼顶施工时，她被熔融的沥青烫伤，当天并无异样，她便没放在心上，照常拿了40元工钱。可到了第二天，水泡鼓胀的脚底变得疼痛难忍，她为此休息了四五天。因为没留下招工方的电话，没拿到任何补偿。

在零工市场，口头契约的效力显然是“弹性”的。就报酬而言，日结一般能结清，但若是连续几日施工，结束后便有可能找其他借口拖欠工资。

零工们告诉记者，遇到欠薪情况，若是能“逮”住招工方，打12345或110则有希望讨要成功。若工程方同样人员流动频繁，无人认账，这笔钱基本就打成了水漂。

并且，零工市场层层转包现象较为严重，每经“小老板”倒手，原本就紧缩的工资还要被刮一层油水。

“有时候干好了还倒扣你钱呢！”邓双就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有一次，原本约定好1000元的酬劳，但他手脚麻利，很快完成了任务，带班的小老板反而黑了脸，“老板说你这钱挣得忒容易了，两三个人的活儿，你半天干完了，这样吧，少给你一百！”苦于没有书面约定，对于这样的临时克扣，邓双也只能认了。赵庆则很坦率，即便能打官司，面对烦琐流程和预期中的成本，零工们也多会选择忍气吞声。

建造摩天大楼，也垒起回乡退路

有几分薄地，养几头小牛，和丈夫安稳度过60岁之后的生活。这幅图景，刘恩芳想起来就眉眼弯弯，她开心地说，“一年生个牛犊子，还能卖好几千呢！”

“工农结合”算是有退路的人，赵庆在泰安老家有棉花田，农闲时才来济南打零工。尽管种地不是挣钱的“买卖儿”，但好歹有随时背起包回乡的底气。

但亦有人并无此类兜底，为了给自己或儿女在城市争取一席之地，只得一头扎进全职零工的营生里。



图① 用工的车辆一来，零工者一拥而上。

图② 两名女性零工者交流信息。

图③ 等待过程中，在工会驿站给手机充电。

图④ 零工市场按工种划分出木工、瓦工等区域。

□记者 赵浩然 报道

能够进一步谋求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，看起来是更明智的选择，但这类工作往往有严格的年龄门槛。就建筑业而言，“超龄清退”已成为多地的明文规定，上海、天津、深圳等多地均明确限制60周岁以上男性、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施工工作。

“自由惯了，你就适应不了正规单位那么多条条框框。”邓双一语道破同行的普遍心境。

对于努力钻研技术，从事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工种，邓双又显得懈怠，太难的活不会干，太重的活不想干，“都这把年纪了，学不进那些东西了！”

赵庆更清楚这个圈子的门道，瓦工、木工等行业当门得趁早，学到能交差的程度动辄需要好几年，而且还必须有熟人或老乡领入门，人情与成本投入都是隐性门槛，“你得给他好处费，请他喝喝酒！”

全福立交的外来零工者服务中心也曾为零工们提供特色技能培训，但据零工们反映，培训并非常态化开展。刘恩芳很好学，学到玻璃两天三天就能熟练上手，可后期就再难见此类培训机会。

2024年，这里引入“小优快工”这类一站式用工平台来消化“马路零工”，常有平台人员来此推广，并有效吸纳了不少50岁以下工人。

但对于在手机背面贴二维码来收款的刘恩芳来说，使用线上工具并非她的习惯，也并非她的能力所及。在线下有一处抱团取暖的小天地，让刘恩芳感到安全、有盼头。

事实上，相比网约车、快递、外卖等高度接入互联网且有平台可依的“数字零工”，零工市场仍是与互联网断联严重、最为原始的一种组织形态。无法实现点对点的高效匹配时，人力更加溢出。

除了维权纠纷，零工极少主动向相关部门提出自己的需求。在这种隔阂下，技能培训、对接企业等努力往往收效甚微。作为交易外的第三方，相关部门的介入基本点到为止，最终成为一种公益性质的干涉。

“碰着活就干，碰不着活就搁这儿吹牛。”邓双虽然说得轻松，目光却不停地朝招工车辆驶来的方向张望。

“别看都是有说有笑，实际心里都急，想等白天看看有没有来找活活的。”一名找活的工人倚在共享单车上说。这里就像临时社区，直到下午3点钟，人才逐渐散去，没活干就聚在一起打发时间，零工们便有一处精神依归。

赵庆打算得仔细，对身体多上上心，至少还能健康康干五年，“干不动了再说。”

刘恩芳曾在电视上无数次看到北京红绿相映的城墙与街道，她满心计划着要出远门，要上北京，要去“边打工边玩玩”。周围女工听到她的话，忍不住发出一阵调侃的哄笑。刘恩芳红着脸说，“现在腿不行了，一阴天还腰疼，以后再去看。”

瓦工李德福的手机相册一打开，便弹出一个砖块水泥构成的工程世界。他悉心记录着出工时坐得整整齐齐的砖墙，铺得严丝合缝的地砖和精致大气的吊顶……

“我干的活，从没返过工。”李德福难掩自豪，随即又展示起亲手装修的老家房屋。那是一栋宽敞明亮的平房，还带着葱茏小院。李德福欣慰地说：“我们那儿农村房子也很好，等哪天不干了，就回去住个够。”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赵庆、王秀英为化名）

您有难题 党报帮办



扫码至领导留言板留言
热线：0531-85193911
邮箱：dzrbbs@163.com

领导留言板

暴雪结冰等五预警齐发，您家里还暖和吗？

受强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共同影响，17日夜间至19日夜间，我省将出现寒潮、雨雪冰冻和大风降温天气。20日至25日有低于-12℃的持续低温。

寒潮来袭，为确保广大群众温暖过冬，大众新闻“领导留言板”供暖季意见征集活动继续进行，继续面向全省公众广泛征集供暖相关问题与建议。

如遇供暖问题，除拨打当地12345热线、当地供热企业服务电话，或联系所在区域的“供暖管家”外，也可通过大众新闻“领导留言板”反映相关问题。

问题提交方式如下：

- 方式一：扫描本版右上角二维码，进入“领导留言板”页面留言；
- 方式二：登录大众新闻客户端，在“帮办”频道进行留言反馈（右图）；
- 方式三：拨打热线电话：0531-85193911。

（□大众帮办记者 左丰岐 廖宁）

问暖今冬

城市书房未供热 一些读者感到不适

1月15日，读者袁先生拨打大众帮办热线电话0531-85193911反映：威海市环翠区环翠楼公园游客服务中心，从2025年12月初开始，有一个城市书房因外部管道没有修好，所以没办法供热，空调现在也没有开，很多读者读书不适，也没见到管理员。

回复 书房内配备了电热器，可申请使用

记者联系威海市环翠楼街道办事处，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，2025年12月中旬，热电公司技术人员已就城市书房暖气不热问题到现场勘探，但因漏水点位置隐蔽，与探测区域距离较远，暂未找到可行的整改方案。

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，环翠楼公园属于历史建筑范畴，园内铺设的砖石路面与各类绿植均承载着一定的历史价值，管道铺设区域若随意开挖，极易对历史文物造成不可逆的破坏。目前，街道办事处正与环翠楼公园管理方积极沟通协商，力求在最大限度保护历史遗存的前提下，推进供热问题的解决。

同时，工作人员表示，城市书房内配备了3台电热器，其中1台常年放置在读者集中阅读区。若读者在其他区域感到寒冷，可联系管理员申领使用电热器。

针对读者反映的管理员离岗问题，街道办事处证实情况属实，已对相关管理员工进行批评教育，要求其提交书面整改保证。该工作人员提醒，城市书房内日常张贴有管理员联系电话，读者遇到问题时，即便管理员不在现场，也可通过电话及时联系沟通。

（□大众帮办记者 胡迎迎）

商票逾期去法院起诉 法院不予立案

1月7日，网友@点点在大众新闻“领导留言板”留言反映：商票逾期去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起诉，明确表示不调解，要求立案，法院不立案不回复。向上级人民法院也反映过，都没有实质性回复，只说让等等。商票在逾期6个月内可以起诉所有的背书人，目前马上就到6个月了，法院依然不给立案。

回复 法院正积极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兑付协议

记者联系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，相关负责人回复，已第一时间对此事予以核实，目前法院正在积极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兑付协议，拟于春节前付款。

（□大众帮办记者 徐健）

3000元购买了100节游泳课 学了一半被“退群”

1月15日，网友@坚守那份执着在大众新闻“领导留言板”留言反映：本人于2024年7月14日在滕州炫动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（炫动游泳健身）报名购买游泳课，报名时工作人员告知100节课3000元，当时交费3000元。2025年9月底，学到50节课时被踢出群，私信语音告知课程已结束，剩余50节课不给退费。前后多次与对方微信沟通或去店里沟通未果，也向市场监管等部门反映过，都没下文。本人诉求就是退还剩余的课时费。

回复 市场监管部门曾进行调解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

记者联系滕州炫动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，负责人赵先生回应称，当事人为孩子购置的游泳课程，合同有效期为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，目前已超期失效。公司曾就相关问题提出协调方案：为课程延期20节，需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课程。但因当事人个人原因未能按时上课，该延期方案现已同步失效。公司目前暂不开课进一步协商。

滕州市荆河市场监督管理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，接到投诉后，执法人员已前往涉事企业，对双方签订的合同展开核查，确认合同合规合法。此前，工作人员曾牵头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。针对该纠纷，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建议，若当事人仍有异议，可通过法律途径妥善解决后续事宜。

（□大众帮办记者 金芮宏）



木工区

吸纳零工最多的行业无疑是建筑业，出工机会与地产、装修行业的“行情”密切相关，每年5月至国庆节后为明显旺季，“新项目上的多，天气不错，装修的人家也多。”邓双在用工旺季“打楼”，也就是将沉重的沙子、水泥等建筑材料搬上搬下，一天最多赚过300元。

邓双曾在老家黑龙江的工厂拥有一份固定工作，效益不济后被迫转入零工行当，多年行走“江湖”经验老到。

2020年，邓双从哈尔滨劳务市场

一路辗转“漂”来全福立交。在他看来，这里五年前“天天有活儿”，但现在“两三天都见不着活儿”。

在邓双这位经历过其他城市发展周期的资深“济漂”眼中，行情之所以明显下滑，还有一层重要因素是：发育日趋成熟的城市自身，已经走过了大开大合的建设期，迈入细水长流的维护期。

“大兴土木的时候已经过去，我打电话问老板啥时候有活儿，老板说他没活儿。”邓双说。

每天一早，在月租350元的10平米出租屋里醒来时，从泰安来的赵庆就开始盘算一天的账：吃饭30元，交通费2元，其他尽量缩减。若找活顺利，一天能攒下200多元。等到1月末，就可以回家过年了。

相比之下，入夜便辗转在宾馆长廊和医院大厅的刘恩芳，在住宿上没花过钱。她说，她在济南市天桥区药山乡的村中有间小平房，拆迁重建后“还没挣出上楼钱”。子女均在济南西部城区上班，家中也不宽敞，去了也只能打地铺，还不如在开足暖气的公共场所过夜，“咱不给娃添麻烦。”刘恩芳咧咧嘴笑笑。

邓双爱喝酒，他解释说自己这是为了解乏，“浑身酸痛，喝点儿酒能缓缓，晚上能睡着觉。”在这里，他交到了不少能一起同桌吃火锅的朋友。话锋一转，他又抱怨起最近青菜价格上涨，想吃得便宜也不容易做到了。

前些日子，赵庆倒是得了一笔“意外之财”。他从脚手架上意外摔下，手腕骨折。尽管没有签订任何合同，老板还是私下赔了2000元误工费，“十多天就没事了，这都是轻微小伤。”赵庆得意地满足。